

直指对象能带来新的东西

作者：尤金 T. 简德林（2016）

中文译者：李明

在哲学中，我引入了一个新的用语，暗含{implying}。[原注1] 其它哲学家已经谈论过它，但是它在我们身上是如何起作用的却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这里是对暗含的初步理解。

1. 暗含

我们所观察或谈论的任何事物都有许多尚未单独定义的特征。不管我们已经区分了多少，总会有更多活着的生命体的暗含。

总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暗含。

所以现在的“是”和它的进一步暗含，总是比任何一组已经区分的单元都更多。被暗含的东西还没有定义，但可能会进一步展开，然后成为部分被定义的东西。

我们后来叫做“曾被暗含{ was implied }”的东西是任何能够推进正在前行的活的过程的东西。我们所说的“推进{ carrying forward }”是指被身体体验到的效果，它表明某样东西被推进了，所以(我们然后可以说)它是“曾被暗含”的。

暗含通常会进一步导致进一步的暗含，而不是立即构成一个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或一个巨大的新的可能性。推进带来一些发展。而且它通常是受欢迎的，因为它会带来进一步的暗含。

暗含和推进显然不同于仅仅发生在生命体身上的事情。暗含和推进是生命体自身的过程。当推进发生时，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它被推进了，“曾经就有暗含”。

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被认为与“曾被”暗含一样，因为暗含还没有被定义。暗含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发生在未来（关于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参见过程模型第 IV 章 B 节）。

现在什么东西将会推进暗含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当某些东西推进时，我们就可以说它推进了什么了。推进是一种身体性感受效果中的变化，是我们然后可以说是“曾被暗含”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解明和分析已经发生的推进。新的短语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是什么产生了那种效果。解明可以产生由推进新鲜地带来的一组新的单元、一串新的词语。

（在推进中，我们不能将变化的部分和保持不变的部分分割开。当我们只以“是”为单元思考时，一切都必须是相同或不同的。但推进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这是一个相当于前行中的再产生、再构建。我们可以追溯、分析推进的效果。这是逻辑的不同用法。）

2. 暗隐的一个例子——语言

语言似乎只在人类中发展，或者我们可以说语言的发展也是人类的发展。

当我们用语言来说话、思考、听或读时，我们的语言本身是普遍的，对所有说这种语言的人来说都是普遍的。但是你的意味和想说的是特别的，并且总是身体性暗隐的。

你能确认一下吗？请自问，“对吗？”即使你用语言说话或思考，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你个人的意味总是暗隐的和特别的。你个人的意味仍然是暗隐的。你的意味总是比说的要多得多。

为了理解语言在我们内在的作用，我们需要一套用语。“诸普遍”是一些词语。它们在每个人身上创造了一个普遍的（字典定义的）回应。但它们还有另一面：这些词在你内在唤起的“诸特别”。你的特别是暗隐的。这样，词语总是“二重的”，既普遍又特别。

语言似乎只由普遍的意味构成，与你的意味完全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语言不仅仅由诸普遍构成。你对任何词语的回应总是特别的和暗隐的。这些词语带来了它们的字典意味，它们也表达了你想表达的特别意味。

语言包含这种“二重推进{ dual carrying forward }”。语言的这种二重性还没有被理解。当你使用词语时，你希望词语能传达你的意味和想说的话。而无论词语是什么，这句话始终是暗隐的。

在一些罕见的场合，你可能会觉得你说的意味确切、词语确切。但是当你听到另一个人的回应时，你通常会觉得你不再想说那些确切的话了。然后你会有一个更确切的说法。

当我在课堂上结束演讲时，我通常会觉得我说的正是我想说的，我说得很清楚，而且非常好。如果我现在回家，我可以保持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在上课时间不超过一半的时候就结束我的演讲，当人们举手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理解我的时候，我会意识到我说得既不清楚也不准确。现在我有更多特别的事情要说明，我准备说得更多。

当别人说话或写作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他们说的是他们所用的词语，但我理解他们的意味(这些如何改变我们的情境)可以暗隐地或多或少地不同。

无论我听到自己说什么或想什么，无论我看到我写什么，如果这些话推进了我的意味，那么我已经认可了这些话。如果它们没有，那么我通常需要添加一些东西，并不断添加，直到我对我的意味的暗隐理解被推进。

认识到这种二重性(词语本身，以及对我想让它们说什么的身体暗含的理解)是一种普通的、共同的体验，我希望你现在就能找到。

这种二重推进既是词语，也是身体的暗含。

如果是只有词语而没有暗隐的感觉，那么我们会发现词语就像书写的那样不同于口语。视觉书写是视觉的，而声音是听觉的。当前有一种倾向，认为语言要么以视觉为单位，要么以听觉为单位。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视觉”和“听觉”之间的划分只能划分不同的器官感觉。它假设感知仅仅是输入(见 APM{ 过程模型 } IV-A, VII-A, 意识的起源)。

加拉格尔{ Gallagher }在《婴儿如何形成心灵{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当时他对新生儿(包括动物和人类)早在视觉和听觉之间的神经桥形成之前就能把视觉和听觉联系起来感到困惑。

动物以身体性方式对视觉和听觉做出回应。如果其中一个先出现，然后是另一个，动物会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对其情境进行身体性感知。它会感知一种情境和两种器官。

总是有对情境的身体性感知。如果我们听到说的话或看到写的话，如果没有身体上暗隐的对这些话如何影响情境的感知，对情境的身体性感知就不会发生。理解一种情境总是一种暗隐的理解，即使可能有口头或书面的话语。

另一种选择只有在我们“脱离”词语的身体影响时才会发生，例如，当我们听到或看到词语，但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意味，没有参与它们的意味，没有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它们的意味，我们经常能听到，但不能“集中注意力”在所说的话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求它们为我们重复地说。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语言只由声音和文字组成。语言包含这些，但它们对你我所意味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

当语言被认为仅仅是词语(以及语法的某些“规则”)时，这样的语言理论并不能解明我们的意味。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区分这种二重性。这种区分有点像旧的精神和身体的区分。它会有浮动的意味。实际上，语言的任何使用(说话、思考或写作)当然都会在一个结果中包含词语和意味。

与其意味分离的词语不再是我们所说的“词语”。它们似乎只是声音和视觉模式，但这不是我们思考或说它们时的词语了。

3. 两种不同的精确

普遍的词语及其暗隐的特别意味都是精确的。当某样东西还在形成并且永远无法最终定义的时候，它能以什么方式变得“精确”呢？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喜欢停止说我们想说的话，只要我们听到自己说的话还不像我们想说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这种“精确”。这表明我们想说的在某种意味上已经是“精确的”了。它可以表明我们对自己想说的话有一种体会{ felt sense }，即使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暗隐的特点是它非常特别，尽管我们还没有定义它是什么。它可以确定我们还没有表达、我们想说的话。因此，我主张某种暗隐的东西可以具有精确。就好像暗隐的东西确切地知道什么满足需求、什么不满足需求。这表明暗隐的东西已经有了这种精确，这当然不同于已经统一和分离{ unitized and separated }的精确。但是当我们以新的方式工作时，我们经常使用这种暗隐的精确。我们不想否认我们如何在所有新的概念化和新的研究中使用这种精确。

从已经发生的推进中，我们可以追溯性地生成一些新的单元，根据这些单元可以解明推进。新单元看起来好像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些新单元直到它们出现才发生。解明推进的单元是新的，是推进后才生成的。

解明推进包含一种与我们熟悉的逻辑非常相关的逻辑。然而，这种追溯性逻辑只有从已经发生的推进中才有可能。

追溯逻辑的可能性可以让我们思考许多事情。通常的逻辑和数学仅限于演绎和重复。在通常的逻辑中，时间 2 (t^2) 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必须用时间 1 (t^1) 之前发生的事情来解明，这样 $t^2 = t^1$ 。追溯逻辑超越了这些限制，达到了许多不同的精确。它们在时间 1 并没有明确地出现，所以它们是不可预测的。

但是我们不会只使用追溯的不可预测性。我们需要保留我所说的“单元模型”——通常的逻辑、数学和研究程序。在单元模型中，一切都是根据已经确定的单元来概念化的，这些单元保持相同。

我们需要使用预测模型和更广泛的过程模型。我们需要单独使用模型，并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哪种模型。否则，举例来说，将数字相加的活动可能包含一些暗隐的东西，这将改变我们正在添加的每个项目的数量。如果我们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新模型将使旧模型无法继续使用，而且旧模型将会冻结 { freeze } 新模型。

[在作者的要求下，从他未发表的文章《精确认知的变化基础 { A Changed Ground for Precise Cognition }》中选择并修改了段落。——编辑。]

我们总是可以很容易地从暗隐中说很多：

首先我将讨论一种简单的接近 { access } 方式，然后是一种比较难的方式。

关于你已经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说，你总是可以很容易地说很多事情。当你被要求(或问自己)说更多相关的事情时，会有更多的话出现。

有人可能会问你：你可以多说一点吗？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你认为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到底想让我们看到什么？(明白什么？做什么？)谁同意这一点？它如何影响 x、y 或 z？(还有无数其它议

题。)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的答案，但每次你都可以轻松地说得更多。

我称之为“容易接近{ easy access }”，因为不管用什么词，一个人的意味总是身体性暗隐的，而且可以发展。

直到提问被问出，你的回应才形成。思考和说话总是包含发展。当你说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区分什么是暗隐的，什么是进一步发展的。没有这样的界限。说话和思考包括“推进”（我对这种变化的概念是在变化和保持不变之间没有界限）。在讲话中推进、扩展了事物，但并没有把它变成不同的事物。因此，从某种意味上说，进一步的发展“都暗隐在”一个人已经说过的话中。²

4. 接近暗隐比较难的方式

比较难的方式包含直指对象{ direct referent }的新鲜形成。直指对象的出现可能是对我们直接指向{ directly referring }尚未定义的某事物的整体、然后等待的回应。当一个直指对象一旦出现，就可以从直指对象产生的词语带来新的想法、新的步骤和新的意味。

众所周知，“意味”这个词的意味是有争议的。光是词语本身并没有意味。没有词语，也就没有暗隐的意味。如果我们保留词语而且又保留暗隐的意味，我们就可以说“意味”是什么意味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可以说，“意味”由我们所说的几个词语和我们所说的和所指的、能身体性暗隐的、巨大的“一切”构成。

但是除了特定的句子，我们还能有暗隐吗？

人类从来都不是没有语言的，因为整个语言都暗隐在我们的身体里。

因此，任何人类体验中都暗隐着词语。“前语言”这个词只不过正确地说了个不用一串特定的词就能感觉到的暗隐。我们可以用身体的方式、“动觉性地{ kinaesthetically }”感知到暗隐的“一切”，就像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肌肉和我们的运动一样。

当“它”真的来了，那么“它”就是一个直指对象。然后我们可以不用特定的一组词语来思考“它”。这是一种新的暗含；“它”仍然是暗隐的，尽管“它”也发生了。这是已经作为这个（暗隐的）“它”发生的第一个暗含。

在直指对象出现之前，我可能会注意到一个麻烦的情绪或问题，我希望它不在那里。我似乎知道它需要什么，但我做不到（例如，爱自己）。所有这些似乎都已经定义好了，它吞噬了我。

在一个直指对象（“它”）出现后，我所说的“我”感觉自由了，并有了“一点距离”，一点喘息的空间。“我”现在可以和“它”联系起来。现在“我”不再希望“它”消失了。“我”可能对“它”感兴趣了。“它”会带来什么。直指对象的到来也推进了“我”。

在许多常见的例子中，我们想说的直指对象还没有任何特定的词。以下是一些例子：

直指对象的示例#1:

当我们说得很好，但另一个人不理解时，我们往后靠，想想我们还能怎么说“它”。因此，我们让“它”从最初的一组词语中分离出来。但是在这种时刻我们到底有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检查这个。当我们的意味不再仅仅在我们刚刚使用的词语中，而且又不是在另一个组词语中时，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直接指向身体暗隐的“它”，它可能没有特定的一串词语。

因为说“它”的另一种方式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另一种说法形成之前，这个“它”就包含了暗隐的词语。如果我们不接受即将到来的言明 { statement }，另一个言明可能会到来，然后又是另一个。我们可以坚持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是说“它”的言明。

暗隐的“它”包括一生（“所有那些”）的学习，但它暗含着“只有这个”。我们看到这种暗含的精确是很固执的。“它”固执地暗含着下一步。“它”可以让我们拒绝许多唤起自己的重述 { restatements }。这个拒绝显示了暗隐的精确。如果这些话与“它”的暗含相去甚远，我们就会拒绝重述。即使我们没有词语表达它所暗含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它太离谱了。

不同的措辞不会让“它”保持不变，但它们不会把它变成其它东西；相反，它们“推进”。所以我们看到“它”不仅仅是由词语决定的，尽管每一个重新措辞 { rephrasing } 都可以进一步发展“它”。

直指对象的示例#2:

在其它场合，我们试图直接指向我们的意味。例如，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将要说的话。我们没有准备好词语；我们只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说话了。现在我们对被忘记的东西还有一种残余的感觉，但是它

是封闭的，所以我们不能进入它的“曾是”。³如果我们指向这种残留下来的身体性特质（一种无名特质，“它就在那里。。。”)，并花时间在那里呆一会儿，它可能会突然打开，这样我们想说的话就会涌回来——仍然不是以语言，而是现在打开了(像“新生儿”)并准备好再次从那里被说出来。当它回来时(“哦，我把它拿回来了!”)，它仍然没有文字，但一个直指对象已经出现。

直指对象的示例#3:

以下是大的和令人兴奋的直指对象:当我们在思考的任何节点感知到一个新的步骤时，我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程序。[原注4] 尽管不是我们已经拥有和失去的东西，一个直指对象可能会到来，然后一个准备状态打开了，一个无言的“哦，我知道了。。。 ”这会带来新的概念。

我们无法控制，但我们可以邀请一个新的直指对象，下一个身体性暗含来到我们正在思考或阅读的任何地方，在那里我们感觉到一个新的扩展。我们可能会觉得一个“东西”已经形成了。或者有时尽管还有一些我们确实知道但还不能确定的东西，但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站在一堵灰色的墙面前，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精确的身体性特质，就像找回我们想说的词语那样。我们可以通过问：“这更像是沉重，还是更像是跳动？”即使我们知道“它”两者都不是。然后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等待或返回到尚未出现的“它”那里。很快我们就不再和空白在一起了，而反而是和一种新的身体性的“这个”在一起了。而且我们可以欢迎任何新的东西的到来，即使是一些小的或奇妙的什么。它很快会进一步发展。

身体性直指对象可能是对我们指向{ referring }的回应。我们必须它在还没有完全出现的时候指向它。这很奇妙，但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去做。起初有点断断续续；它可能来也可能不来，它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程度的不同。

当一个新的身体性的“它”出现并打开时，我们会觉得，“啊，是的，这‘曾是’暗隐的！”但实际上“它”在“它”到来之前并不存在。“它”的到来是一种进一步的发展，一种推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新的进一步的步骤可以来自于“它”，而不是来自于只是简单地说。

在身体暗隐的直指对象出现之前，我们可能会试图仅仅从理论上推断出“它”(因为它“必须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试图在定义直指对象和定义如何容易接近直指对象两方面保持一致。但是现在，我们要说，我们一致的定义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要么是口头和概念上的定义，要么是暗隐的定义。

例如，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我要求你检查一下你是否同意你个人的意味总是暗隐的，不管你用了什么词。你可能已经同意，这只是因为它“必须”是这样。或者你可能已经同意了，因为你直接遇到了一些你想要暗隐性地说的事情。

同样，我们对“直指对象”的所有定义只能被视为一致的口头定义，尽管你几乎可以肯定地通过直指对象来理解它们。

从现在开始，新的定义将以新的用语出现，这些用语来自并带有暗隐的直指对象。

5. 暗隐性语言；词语是如何来的；说话的准备

无论是容易还是比较难地接近暗隐，我们都可以问：语言是以什么方式暗隐在身体中的？词语是怎么到我们这里来的？我张开嘴——它们就来了。什么是说话的准备？

因为没有建立“暗隐性语言”、“词语是如何出现的”和“说话准备 { readiness to speak }”的概念，所以让我们建立新的概念。让我们使这三个成为概念。但是它们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们意味着它们在这里做什么：它们自己是如何用暗隐的语言说话的，从词语的出现、从说话的准备。当然，我们会和它们一起、由它们说得越来越多；我们将让它们产生更特别的短语和概念，在这些短语和概念中它们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

在我们思考这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在用暗隐的方式思考了，而不仅仅是用言明。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重新定义“人的身体”，一如既往地包括暗隐的语言、词语的出现和说话的准备。这扩展了这些短语的含义，包括了“身体”这个词在我的讨论中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的身体是外部可观察的结构，也是可从内部感知的身体。“环境”不是只位于身体外部的单独的东西；相反，在可单独定义之前，身体总是已经构成了自己的“环境” (*APM I*)。身体和环境的互动总是在先 (*APM IV*)。事实上，你可能已经直接理解了所有新的过程概念 (*APM I - VII*)。

语言暗隐在人的身体内，但不像字典里那样，每个词语都在字典里。语言暗隐有形成句子的能力 { *Language is implicit as the ability to form sentences* }。特定的词语只有在我们说或想它们的时候才会出现。

词语不会像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一样单独出现。它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它们已经用语法句子对这个人说了这句话。这些词已经在身体中暗隐地排列好了；到它们来的时候，它们都安排妥当了。所以我们看到身体暗隐地“知道”（拥有、是、暗含。。。）情境和应对情境的行动（包括讲话）。

但是什么是“情境”？一种情境不仅仅是外在的事实，不仅是那边有一条河，而且我需要过河，或者是它保护我免受追捕，或者是我可以在这里摆渡来养活自己。一种情境意味着一种满足它的方式，一种尚未形成、尚未发生的方式。“适应”一种情境意味着采取行动去改变某事，但不是变成一种不同的情境，而是变成这种情境所要求的（暗含的）。只有我们打破这种情境，我们才能把它变成另一种情境，一个符合它发展的行动和揭示这个情境真实的“曾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我们的概念再次“推进”：改变，但不是变成别的东西。我们可以由这种情境的熟悉特质的中获得“推进”。

满足这种情境的暗隐要求是我们可能或将要做或说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未来。我们需要一个关于那种未来的概念。[原注5]

6. 在暗含中生起 { Occurring into Implying }

一个过程总是在其暗含中发生。如果一个生命体不再暗含，它便已经死亡。如果它没有死亡，但不能继续它的过程，它会立即制定一个新的过程（梅洛-庞蒂，引自 APM 76）。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生命体过程（包括最低层次的）概念化为在其暗含中生起。生命体发生的事情会像生命体所暗含的那样生起。我说“会像”是因为暗含还没有任何特定的生起形式。一个生起只是作为一种特别的环境互动而成形。因此，暗隐的“曾是”与已经生起的从来不一样。

但是暗含不是不确定的；它比只有一种形式的东西更确定。暗含比任何可能生起的事情都更精确。

例如，植物暗含着吸收水分；如果没有水并且它们没有死亡，它们就意味着一个复杂的不同的干燥过程。岩石上的苔藓会变干，但能

等待很长时间。当水来了，它们又变绿了。种子可以在土壤中等待数百年，当光和水到来时，种子仍然会变成植物。如果它们没有死，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细菌暗含着从任何当下开始的复杂的进一步的生物过程。这是它们自己的暗含，而不仅仅是科学家的暗含。即使环境稍有变化，如果杀不死它们，就能让它们在意想不到的新过程中“爆发”。

一个暗含意味着下一个生起，生起可以推进暗含。如果它生起了，它将暗含一个进一步的生起。如果它生起了，它可能再次继续暗含一个进一步的生起。暗含，并在其暗含中生起，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过程模型中导出了一个过程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的 θ 图描绘了一个过程看起来是如何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但是又回到更远的地方，然后以一种新的方式前进(APM 69)。

在我们的模型中，“过程”从来不只是生起——生起——生起，从来不仅仅是形成的现象。“过程”总是暗含着，并在其暗含中生起。

“过程”不仅仅是科学中通常概念化和普遍理解的变化。通常意义上的“变化”假设已经形成并固定了的单元只能重新排列组合。如果发生了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认为是我们犯了一些错误。这些单元被假设为是自我认同{ self-identical }的，因此它们必须保持它们已经被定义的状态。但是“过程”是连续不断推进的。

“过程”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运动”。在通常的概念中，“运动”仅仅是某样东西位置的变化，除此没有变化了。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仍然只在单元模型中被定形化。我们希望保留单元模型中已经存在的和可以被定形化的内容，但是过程模型更广泛。我们可以用更广泛的模型、以新的方式扩展我们所知道的。但是我们说过更广泛的模型并不能用旧的单元来定形化。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我们必须使用两种模型，并保持它们的不同使用。

如果过程只意味着变化或运动(这是所有过程经常意味着的)，那么我们将失去对暗含和发生过程的新的理解。

如果我们允许一个直指对象到来，而且“它”实际上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由这个身体性暗含思考，并直接和这个身体性暗含一起思考。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直指对象来思考。这种思考方式是过程理解本身。

从直指对象中还可以产生许多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可以扩展我们对这个过程的想法。这将发展哲学。

当我们从一个已经到来的直指对象中思考时，我们从它之中、和它一起所说的言明可能看起来像普通的言明。但我们不再意味着普通的言明。我们意味的是直指对象本身。

当我们由直指对象思考、和直指对象一起思考时，我们会想到类似发生的许多不同的例子、应用程序和时间。这些都是新的主题，这个直指对象可以(在这个新的“适用”意味上)“适用”。口头上，它们似乎意味着不同的话题，但现在它们每一个都在示例这个直指对象。虽然这种直指对象每次都以许多方式推进，但“许多实例”仍然是这个直指对象。

当一个直指对象被推进时，它不会“变化”成别的东西。它带来的是新的“交叉”，在当时仍然是“这个直指对象”(交叉在 APM 第七章 B-e、第八章 f-9 中有讨论。)在这连续的交叉中，这种直指对象超越了看似有限的数量，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自由度”的概念(APM 第 VI 章 A-h-2)假设现实局限于固定数量的已经结构化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过程模型假设向前推进会带来新的可能性。我们表明更多的决定因素会带来更多的新颖。

当一个直指对象出现时，我们会保持意味这个直指对象。口头上，如果把它的每一个言明只当做言明，它们看起来会说些不同的话。但是，既然我们意味的是这个直指对象本身，它就实例化着 { instances }它所有的适用、新的主题和推进方式。它既是一个，它也是许多，在新的意味上是“一”和“许多”。

每个交叉既是“这个”直指对象，也是它的许多直指对象的实例。许多实例每个都是在实例化任何其它实例。现在，我们每个不同的言明都是这个群组的一个实例。

我称这个群组为“单子 { a monad }”。我说一个直指对象“正在单子化 { is monading }”它的许多实例(APM VIII-f-3, app. to VIII)。

在单子化中，我们由这个特定的、暗隐的直指对象中直接思考，并和这个特定的、暗隐的直指对象一起直接思考(这是我在 APM 第七章曾进行的思考)。

在通常意味上，每个词语似乎都有固定的高低分类。似乎一个词总是被它的更高的分类所包含，并且总是被它的更低的分类所包含。这个词似乎无法逃脱它的分类。

然而，直指对象可以成为新分类的来源。这是因为，正如我在整篇文章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和遇到的大部分还没有用言语表达，也没有用言语分类(见 APM VIII-A-f-7)。

我们的词语不需要总是回到旧的现有分类。总是有可能产生新的分类。直指对象允许词语在新的分类中意味，在我们能够用它们说话之前我们就能感觉到。

在我们思考的任何时候，当我们遇到我们感觉到但还不能言明的东西时，通过暂停，我们可以邀请直指对象(“它”仍然是暗隐的)。直指对象将所有词语从固定的分类中解放出来。令人兴奋的是，我们身体的暗含能为世界打开新的可能性。[原注6]

¹ 正如我多年来经常说的，这个模型建立在狄尔泰、怀特海、麦凯恩、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维特根斯坦，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许多其它人的基础上。在其它地方，我已经讨论了我对它们的传承，以及我从它们那里继续前行的方式。(见“聚焦”网上图书馆 www.focusing.org 的许多文章)感谢大卫·杨对这些网页的修改帮助。

² 还需要进一步的区分:因为无止境的说和容易的进一步的说是发展性的推进，因此我们看到并非所有的结果一开始都是暗在的。正如我们所说，(解明，推进)的一些暗在的东西，会越来越变得暗在。(见 APM 第七章 A-o 中“持有”一词)。由此可见，“曾经”暗在的“一切”不是一个有限的数。

³ 威廉·詹姆斯写道：“假设我们试图回忆一个被遗忘的名字。我们的意识状态是奇特的。其中有一个空白；但不仅仅是空白。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空白。一种幽灵的名字就在里面，召唤我们朝一个给定的方向前进。。。如果向我们提出了错误的名字，这种异常明确的空白会立即起动，从而否定它们。。。一个词的空白不像另一个词的空白，当两个词被描述为空白时，两者似乎都必然是空的。当我徒劳地试图回忆斯伯丁的名字时，我的意识与我徒劳地试图回忆鲍尔斯的名字时相去甚远”；见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Henry Holt, 2009), 251. 《心理学原理》，第1卷(纽约:亨利·霍尔特，2009年)，第251页。

⁴ 见尤金·简德林，《边缘思考导论》，*Focusing Folio* 19, 第1期(2000-2004)。TAE 早期被称为“理论建构”。

⁵ 最近被称为“期望(anticipation)”；参见加拉格尔《身体如何塑造心灵》Gallagher,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它不被认为是暗含，暗含总是身体过程和行为形成的一部分。APM IV-B 有一个更复杂的、暗在在这里的时间模型。

⁶ 在我们的边缘思考(TAE)实践中，步骤1到8将让你能够言明任何你能感觉到但还没有语言表达的东西。TAE 步骤在 www.focusing.org 有长短两种形式；单击菜单选项“如何进行边缘思考”，或直接前往 www.focusing.org/tae.html。